

一粒麥子，落在埔里

降落

刺眼的陽光一會兒從左方、一會兒從右方射進機艙，乘客騷動的情緒就像螢幕上一直原地打轉的飛機一樣不安。「由於地面機場忙碌，我們正在等待塔台指示，隨時準備降落，請您耐心稍候片刻。」擴音器裡傳出空服員親切的說明。友人說法蘭克福是歐洲最大的空運站，降落的飛機需在空中排隊，逐一降落。

飛機還在空中旋繞，我鳥瞰這聲名遠播的美麗城市，驚訝這城市裡竟有一群一群的樹林在其中。不，城市是座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吧。只不過，冬末春初的三月天，森林，還不算是森林，只能說是沒有綠意的枯木林。

飛機緩緩降落，沒想到真的來到妳的祖國。飛行的十三個小時裡，我不斷回想這趟尋覓之旅的奇妙際遇，從埔里山城到這森林之城，是妳呼喚我來？

第三任院長

「沒問題，下禮拜你來，我等你。」話筒那端傳來的聲音老了許多，兩三年前在部落與她初見時幹練爽朗的印象，已全然不同。

一週後她以清茶與熱情招待我。「埔里伯特利聖經書院收的全是原住民女孩，她們來自全省各地各個族群，都是愛主、愛讀書的孩子。」坐在輪椅上的高秋霞院長一字一句地說清楚。幾年前中風後，真是老了許多，不過談到她的恩師暨慈母貝德芬（Anna Begemann）院長，精神可就振瞿：「從一九五九年創校到一九九九年九二一閉校，四十年來，我們伯特利共招收三十七屆，超過四百個學生從這兒畢業！」

從草屯往埔里，過北山出了觀音三號隧道，左岸航出一艘巨船似的台地，雄踞南港溪河岸。原名烏牛欄的台地上有鐵山、愛蘭二里，現喚愛蘭台地。

過了愛蘭橋紅綠燈左轉陡上愛蘭台地，立刻看到的是遠近馳名、救人無數的埔里基督教醫院。醫院建於一九五五年，當時山地部落醫療衛生極差，肺結核、瘧疾、小兒麻痺猖行，於是專門收治經濟與醫療狀況較差的山地人，故原名「埔里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五十年來，醫院不斷茁壯長大，服務對象也擴及全民，現在已是大埔里地區首指的醫院。

但就在醫院的正對面，一所連當地人都不太清楚校名的基督書院，一個老舊的牌子上寫著「埔里伯特利聖經書院」豎於大門前。基督教醫院阿公阿嬤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妳付出了一生救了許多人的靈魂，至今卻仍默默無聞地躺在書院內一個角落安憩！

「我從第一屆就進書院，那一屆共有二十四人報考，錄取十九人，有人從台中女中（初中）畢業，有的卻連國小都沒畢業。」泰雅原名 Yayuts 的高秋霞原是仁愛鄉力行村的原住民，報名時才十六歲：「來的人都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家境清寒卻喜歡讀書。」高院長記憶清晰：「貝院長不會嫌棄我們，只要我們愛主，愛讀書，她都無條件接納。」貝院長不但帶孩子讀書，還幫她們安排住宿，三餐完全免費。此外，服裝、生活費、往返部落旅費，貝院長完全支應。即使如此，貝院長仍一秉德國嚴謹文化，凡求學態度不認真、品格未能馴善者，必忍痛刷除，因此該屆畢業的孩子僅僅十人，但畢業出去的孩子個個優秀，例如那位連國小都沒畢業的游雪金女士力爭上游，現已在屏東青山教會牧會。以健康美妙歌聲奪得台視五燈獎的歌唱冠軍溫梅桂小姐，就是來自伯特利第十六屆的校友。

高秋霞畢業後就跟在貝院長身旁幫忙，「她待我視如己出，如女兒般照護。」不只是高院長有這樣的感覺，幾乎畢業的校友都受貝院長如女兒般的恩慈對待。從小失學、失怙第五屆校友葉秀卿感懷：「貝院長對每個孩子都像自己的女兒，毫不存私，絕不偏袒。」葉秀卿畢業後也留在學校協助校務，貝院長老病時，也在她身旁侍候：「台灣人的信仰都是求自己平安、發大財，外國人卻都是為人祈禱，幫助別人。」葉秀卿讚美恩師：「貝院長完全奉獻她的所有，不求任何回報。」現仍在書院內服務的李素香小姐相當瞭解貝院長：「每當貝院長聽到校友個人或家庭變故消息，都會主動關心並代禱，若有出車禍或生病之事，更難過得掉下眼淚，感傷的情緒常常延續數日都無法平復。」

「我與貝院長情同母女。」高秋霞女士一直待在貝院長身旁，跟著她學習聖經、學習人生的道理，甚至學習德文、英文。在貝院長悉心栽培下，她在一九七〇年受德國婦女佈道祈禱會冊封為宣教士，並於一九八五年獲德國婦女佈道祈禱會之邀至歐洲數國，以三個月的時間演講五十場，宣揚主在台灣伯特利為原住民所做之工，所發之光。同年九月，從第二任院長紀歐惠醫師手中接下第三任院長職務。

春初的德意志，對我這個來自南國之子而言，不僅是冷，還有些蕭瑟。壯麗城市與秀麗風光並不能吸引我的目光，我一心想像妳家鄉的模樣。降落後隔天，從法蘭克福坐了七、八個小時慢車，途中轉了五、六趟車，才進德北 Vlotho 小鎮。

迎接我疲憊身軀與不安心情的是滿山夕陽，摸索上山坡小徑才尋得位於古堡旁的青年旅館。我在古堡上鳥瞰這有著「基督古城」美譽的小鎮，夕照 Weser 河，金黃波光粼粼；紅白黑相間童話似的小屋，倚山散佈，滿目繽紛色彩，這麼美的地方，我衷心讚嘆。

是甚麼力量鼓動妳離開這麼美麗的故鄉，遠渡重洋到台灣做這些事？

第二任院長

「我們的生命得以體驗那偉大的王，而我們不用讓庸庸碌碌的煩憂來困擾我們。因為在我們的故鄉有一群支持著我們的人，而我們也能感受到，並聽見他們金銀般的聲音，所以我們能夠變得如此強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旬，從德國啓程前往中國大陸四川的船上，與妳同行的 Schlitzkus 與 Blattmann 二人，向差派妳們至大陸宣教的婦女祈禱會的通訊上這麼描述當時在航程中的心境。一艘載著五十幾位、三十出頭，飽經訓練的天主、基督教宣教士的大船，搖啊搖地從歐洲穿越印度洋到太平洋，兩個多月的航程！青春不悔的旅程啊！

「十八年！」埔基阿嬤紀歐惠醫師 (Alfhild Jensen Gislefoss M.D.) 大聲地說，她頓了頓再強調：「十八年，她在大陸十八年，從未回德國一步！」

阿嬤是埔里人對紀歐惠醫師的暱稱，紀醫師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父親是丹麥人，母親挪威人。基於對主耶穌基督的仰望及世人痛苦的關懷，一九六二年，在世界展望會的邀請下前來台灣，落腳在埔里的埔里基督教醫院。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與徐賓諾醫師結婚，開始在埔里長達四十餘年的醫療與宣教工作。

「三十二歲，她就前往大陸四川南充傳福音。」每次拜訪阿公阿嬤都有咖啡、自製糕點可吃，阿嬤淨請我們多吃，她則娓娓細說：「世紀初，歐洲宗教大復興，德國婦女佈道祈禱會 (D.F.M.G.B.) 加入中國內地會的行列，陸續派遣宣教士進入中國內陸宣教。」阿嬤像是回憶自己的宣教歷程：「我們出來都有經過專業的訓練，我們來不僅是傳福音，我們更要在醫療、教育方面救助貧窮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阿嬤啜口咖啡：「德國人要求很高，訓練的內容也很多，像貝教士除了宣教訓練外，她也受過醫護、助產與家政教育的訓練。」阿嬤再強調：「每種訓練都需要一兩年！」

妳的日記中寫道：「昨日又有戰爭，送來大批的傷患」、「上午照顧一百二十個病患，並給四十個新生兒打預防針」、「今天有七十五個病患和兩個新生兒。」阿嬤說，妳們還收養被遺棄的孤兒。她還說，妳因過於忙碌勞累，心臟病發，三度病重瀕死。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槍桿壓迫下，妳黯然離開十八年都未離開一步的中國回到德國。

六年後（一九五六），貝院長又啓程來台，這次她為原住民少女辦學校。一九八一年，由於貝院長年事已高，體力不堪負荷事務繁重的院長工作，遂於七月三日第十九屆的畢業典禮上正式退休，同時並將院長一職交付紀歐惠醫師接任。「我很清楚我的專長與職責是醫療工作，接下伯特利院長一職只是幫她的忙。」

當時在伯特利教授醫療衛生與英文的阿嬤說：「我必須等高秋霞強壯起來才能退下。」這一任院長作了四年，直到高秋霞女士得到充分歷練與準備後，她才將棒子交下。

我嚐著阿嬤親手烘焙的歐式糕點，拘謹猶豫地問了一個非基督徒所能理解的問題：「貝院長有告訴妳，上帝是如何呼召她出來奉獻的嗎？」阿嬤微笑回答：「她沒有、也不會告訴我甚麼，我們都很清楚地聽到上帝對我們說了甚麼。」

這是如何強烈的蒙召，讓妳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航向異國！漫步純樸小鎮，高聳的教堂尖塔刺雲霄，屋楣上排列現代德人都不易懂的古德文字，基督古城處處洋溢著宗教神聖的氣息。路旁施工中小小水管工程的工地裡，妳的族人規矩地穿戴安全帽與安全繩索工作，連地面翻移出來的石磚都能將它們方方正正地排列整齊，正如妳在埔里退回那些偷工減料小商人不合規格的櫥櫃一般耿介。

遠走他鄉、傳播福音，只為證明對主堅定的仰望必得扶持？走入貧窮、奉獻一生，只為履信那一次轟天的召約？

埔基阿公

「她喜歡純樸可愛的山地少女，因她們沒機會受教育、沒聽過美妙的福音，『我要幫助她們。』」一九五九年與妳一同破土建校的阿公徐賓諾醫師，還清楚記得妳初到埔里的關懷與選擇。

阿公也是埔里人給他的暱稱，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徐賓諾（Bjarne Gislefoss）醫師在挪威奧斯陸登船，在船上三個月，飄洋過海來到基隆港，先在新莊「少年中途之家」照顧孤兒與流浪兒，一九五五年進埔里加入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與謝緯醫師創辦的埔里基督教山地診療中心（即埔里基督教醫院前身）服務。

隔年，貝院長就來到埔里，開始山地醫療、宣教與教育事工。那個年代，在台灣的宣教士不多，大家很快就熟識。「剛到埔里，我們常常進入山區服務，可是交通不發達，到一個部落都需走上一兩天，效率很差。」阿公的國語說得很標準：「一兩年後，我們各自找到新方向。她說她喜歡山地少女，她們清純可愛，可惜她老了（五十七歲），恐怕不能常常去山上幫助她們，所以她想，可以在仁愛鄉山地少女往來集散地的埔里，設立一個可以讀書，可以認識主的地方。」阿公保有一貫溫煦笑容：「她有教育的訓練與經驗，當時她唯一的願望就是想帶孩子唸唸書，認識主。」就這樣，一屆接著一屆，一批接著一批的原住民孩子，在愛蘭台地上一個小小的三合院內，學習了基本的國語、英語、國字與做人處事的道理。

「她在大陸醫療宣教十八年，回德國時已經五十歲。」五十歲，台灣現在很多人這個年齡已經準備退休。「返國後，婦女佈道祈禱會以其有患嚴重心臟病，

健康不佳為由，希望她提早退休。」阿公不但國語好，記性還很清楚：「但她絲毫不放棄，一直積極等待機會，等了六年，終於有個機會隨一位比她年輕的謝存慈宣教士（Schwester Else Schroeder）一同來到台灣。幾年後謝教士老了回國了，她卻留下來繼續幫助山地少女。」回想當年，日月如梭「這一做，書院就做了二十七年，紀歐惠醫師接手四年，交給高秋霞後又繼續十五年。」阿公感慨地說：「她堅決奉獻一生給主，那年我助她破土設校時，我就知道她是上帝所重用的忠心僕人。」

我問阿公，當初台灣到處生活都困苦，為甚麼你們都選擇原住民為幫助的對象？阿公毫不考慮回答：「當時原住民生活實在太可憐了，部落裡食物少、健康差、年輕人沒機會讀書，許多人都有肺結核……上帝的愛必定可以見證在最需要的地方！」

以手做枕，躺在妳出生大屋前的草皮上，湛藍的天與清涼的風，緩和我一路忐忑的心。在與呂迪雅女士見面前，我想到一生擁抱瀕死窮人的德蕾莎修女所說「只有真正去服務窮人才知道自己也是貧窮」與阿公所說「上帝的愛見證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埔里（山地）人何其有幸，得到妳的祝福與擁抱。

近年來國際間戰事連連，不論是獨裁者或所謂民主國家的元首都夸言其遵循的真理與價值，而我看到的卻都是虛偽而猙獰的面貌。他們都缺乏了某種特質，我想。

那就是愛！

愛，妳在追尋的是信仰上的愛，妳在實踐的是愛人如己，對世人的博愛！

姪女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妳出生時牧師贈賜妳的金句，似乎準確預識妳一生的個性，它也成為妳一生不朽志業之基礎。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我們送姑媽到 Bad Oeynhausen 火車站，那是我們要離別的時刻。」呂迪雅（Lydia Begemann）女士為我們斟咖啡，悠悠說道：「我們兩個姪女一個姪兒，晚上要上床睡覺的時候看到，她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枕頭上放了一片巧克力，作為臨別的祝福。」「那年我還未滿六歲。」

千里迢迢，終於見到呂迪雅女士，七十五歲的老人，聲洪氣重、樂觀開朗。這位熱情的老人，除了每日慣例的午茶咖啡招待我們外，她並親手烘製一日一式可口的蛋糕點心佐茶。

「我的姑媽生於一九〇〇年底，出生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她的母親加入一個婦女佈道祈禱會的組織，姑媽從小耳濡目染，奠定一生宣揚福音職志的基

礎。」呂迪雅曾七次來台探訪伯特利書院，也是家族中最瞭解貝院長的人：「在平安與喜樂未降臨前，姑媽飽受失親打擊：十六歲時（一九一六年）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傷害許多人，二哥戰死在法國沙場，沒幾年，慈愛的父親又過世了。」

「她決定要將一生奉獻給主、服侍世人。一九二四年起，姑媽便前往北方阿潤島開始家政訓練，二七年至柏林馬奇聖經學校進修；二八年再到南方杜賓根接受護士與助產士訓練，三二年啓航大陸。」貝院長部分的私人資料都由呂迪雅保管，她從她的筆記與日記中得知「但這都起因一九二四年初的一場佈道會，主賜平安喜樂，她的日記這樣寫道：『主啊，透過你的寶血被救贖是多麼的幸福！』」

幽暗的燈光下，我與友人漫步走回山頂上的青年之家。寒風蕭颯，非基督徒的我嘗試理解平安與喜樂的定義及感受，基督徒友人邀我一起禱告：你當面向主！

隔天，呂迪雅帶領我們參觀 Begemann 家族建逾百年的家屋，她並細心解說附近地形地貌、建築歷史以及家族成員。我特別喜歡屋前那棵百年老樹，蒼勁挺拔，如妳一生的滄桑恆毅。

最後一天，呂迪雅安排我們參觀貝院長出生施洗的 Valdorf Church，由於事先約定，教堂管理員與牧師親切接待。教堂內外的墓園、鐘樓、講壇、管風琴、路德像，在在訴說這已有六、七百年歷史老教堂的風華，講壇前垂在空中小天使及其手持的聖水銀盤，更是歷經數百年來革命、戰爭與建築翻修變動下唯一保留不變的「古物」，特別是那仍閃閃發亮、歷久彌新的銀盤，為多少基督家庭新生兒施嬰兒洗。當然，一百零六年前的一月十三日，它也為甫出生數日的安娜貝德芬施洗。

正確的施洗日期和牧師賜句紀錄，來自於傳統文化態度與嚴謹文書制：離開教堂前，熱心的庶務管理員先生遞給我兩頁事先已複製好，妳的受洗紀錄、日期與施洗牧師贈賜的金句資料。當晌，我無語以對，我這個來自地球東方那端的台灣客人，來此不過是無法回饋萬一之半世紀前奉獻一輩子給華人的妳的一個短暫訪視，竟能收到這跨越世紀珍貴的禮物。看到受洗紀錄紙上耀目的「1901」不禁怔忡。倏乎百年，不過一瞬。而之於妳，是否已是永恆？

明日我將離開 Vlotho，並於數日後飛回五十年前妳起航落腳的埔里山城。此刻坐在妳家門前的老樹下，寧靜的心隨著遠處教堂傳來陣陣鐘聲神遊，遊到一九〇〇年此地妳出生時的呱呱墜地、二四年妳的喜樂降臨、一九二六年蒙主恩召、歷經五年訓練、三二年告別母親離開家鄉，遠赴中國大陸四川宣教、五〇年在紅色政權逼迫下黯然返德、（十八年啊，妳未曾返家一步！）、五六年再度登船來到台灣埔里、五七年走向山區部落傳福音、五九年創建埔里山地伯特利聖經書院、八一年退休、八三年塵歸斯土你熱愛的台灣……………

第一任院長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聖經中有千萬句名言，妳挑了這鏗鏘有力的一句在妳的照片下，恰如妳頭也不回離開家鄉來到台灣意志之堅決恢弘。

三十二歲正值璀璨發光年華，妳是如何堅定地向母親說出：「我走了，不會再回來！」？

那幾年，砲聲隆隆，妳的祖國正向全世界發出侵略者的哮聲。戰爭豪噬一條條的生命，妳卻在中國的偏遠山區，默默地一個接一個接生下新生命，妳減輕了中國母親的痛苦，是否也減輕自己的痛苦？

十八年後，妳回到德國，不肯安歇仍孜孜尋覓。妳不忘對主的誓約，那一世為華人服務的盟約，大陸不能去，但妳確信 主會為妳開道路。

一切都有了安排，妳果然又來到華人的世界。伯特利，是上帝的家，原住民的家，也是妳尋尋覓覓的新家。

妳過的是信心的生活！妳的教育課程裡安排有耕種、家事實作與團體活動，妳帶領孩子一起種菜、種花，妳教導學生自己縫衣補衣、洗米煮飯，妳告訴孩子要安奉檢約、自食其力，妳跟孩子一起勞動、一起吃飯、一起禱告，妳教導孩子要愛主、愛人，妳告訴孩子只要有信、有愛，沒有不能成就之事！

絕不募款，妳說：「我不是乞丐！」僅僅一個人，是如何建立一座學校，每年提供數十人生活、學習、成長而長達數十年？妳如何學習百年前慕勒（George Muller）一般，只憑禱告，就能設立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孤兒院？妳如何確信，神必垂聽妳的禱告？而接著，神又是如何應允妳的禱告而使奉獻由德國自動進來幫助妳？妳如何相信只需堅定的仰望就必受顧？如何確定只要有愛，事必竟成？

我在許多深遠的部落中尋得妳的學生，不少人都已垂垂老矣，雖然大家記得的都是妳濃濃的川音國語與嚴謹的個性，但在炭火與地瓜味中，我還能嗅得那一致而濃烈的真情心聲：貝院長，我一生的恩師。

我總在深夜尋找妳，在放大鏡下的老照片中與妳相會。許多時候，我發現妳不習於面對鏡頭，那不只是緬靦，而是一種拒絕。我的解讀是一種為善不必為人知的拒絕，就如同在德向呂迪雅告別時，我深深一鞠躬簡言僅代表埔里伯特利聖經書院感謝貝院長為我們原住民所做的一切時，妳謙虛的姪女呂迪雅輕描淡寫的說：稱謝是多餘的，真愛是不需回報的。

鏡後妳的眼神似乎逼視著我的窺視與揣測，歷經風霜的堅毅與泛愛眾的慈祥令我不敢正視，有時我覺得我是死的，妳是活的。闔上像本，倉皇逃逸。

最近竟還常常夢到妳，醒來後寤寐中還有點竊喜，因為我可以虛榮地想像成

妳主動來拜訪我，雖然這樣想會讓自己覺得像是妳的學生。但我是覺得累的，因為我只是個小人物，妳的造訪令我自卑與不安。我必須坦承：未能接受主，是因為我看到許多虛偽的基督徒而懷疑上帝的存在；但妳的作為，卻又讓我動搖，相信那給妳力量的主的存在。

我從舊照片中看到妳帶領學生涉過湍急溪流的竹橋；在部落裡與山地婦女學習擣米；我看到妳親切地摟著醫院內患小兒麻痺的孩子，不捨地抱著從東部畢世大教養院來訪的盲童。妳的帳冊上清楚紀錄著給每一位回來探視母校校友的旅費、每一筆校友結婚或生子的賀禮紀錄。妳將所有學生都當作女兒看待，像德蕾莎一般「全心為他人奉獻，特別是那些窮困者」、「把那些人視為家人，視為我們世界中的一部份！」

一九七二年，妳不願中斷山地少女教育工作，以「那兒我一無所有，此地我卻有數百個女兒」之語，斷然拒絕了德國婦女祈禱會要求妳返國的最後通牒，決定根留台灣。「我衷心所愛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獻給妳……誠願在我奉獻生涯終了時，在那大浪拍岸的聲響中，在那竹林搖曳的蔭影下，找到我的歸宿。」妳就如百年前的馬偕一般深愛台灣、吟頌台灣，並選擇永眠台灣埔里，妳的家、上帝的家、原住民的家 — 伯特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臨終前，妳抓著高秋霞的手說了最後一句話：「不要放棄這些孩子，妳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

起飛

最後一日在機場，天氣陰晦，友人說：哪，這才是德國的標準天氣，前幾天出太陽是你走運。起飛仍要排隊，機場內不少人帶著口罩，罩上的雙眼充滿不安與距離，這使我突然想起 G.E.摩爾的哲學理念：「人生最有價值的事物不在社會行動，而在於感受到藝術美或自然美時的意識狀態，以及，特別是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愛。」心緒不由地高亢起來。

回顧半個多月的旅程，仿若跟著妳跨過一個世紀。百年來戰爭與疾病奪去太多人的生命，而「戰爭」與「疾病」，恰恰就是妳波折一生的寫照：兄長一次大戰戰死沙場，母親病逝於二次大戰間，無緣見其最後一面；大陸十八年的醫療事工，大多在救助因內戰、世界大戰受傷和生產的患者；被迫離開大陸的原因還是戰爭 — 國共戰爭。在台灣二十七年生涯，全心全意無條件付出奉獻，以堅定信仰幫助教育落後、心靈病恙的原住民少女。短短兩週尋覓之旅，我在妳的生命縮影中透視這個大時代裡戰爭與疾病的悲劇。

飛機徐徐移動，猶如生命之緩緩移動，移動的生命是無法生根的。我在座位

上翻閱聖經，細喃約翰福音：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飛機上揚，引我閉目靜思，一粒愛的麥子，落在山城埔里，發芽深耕，成長茁壯，驀然想見四百粒愛的種子飄向原住民部落飛揚燦爛的美景。

飛機平飛，倚窗俯瞰驚見：法蘭克福竟已一片鮮綠！